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第四十一



# 第四十一

〔苏联〕 鲍·安·拉甫列尼约夫

## 第一章

作者必须写的开场白。

哥萨克的闪闪发光的马刀的包围圈，清晨的时候，刹那间被机关枪的猛烈的火力把北部冲破了，红的政委叶秀可夫用最后的猛冲，从缺口里冲了出来。

从死的重围里往这天鹅绒般的盆地里冲出来的共有：红的政委叶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马柳特迦。

一百一十九名人和几乎全部骆驼都直腾腾地长眠在那弯弯曲曲的梭梭树中间的冰冷的荒沙滩上了。

当向哥萨克上尉布垒葛报告说残敌突围的时候，他用那兽蹄一般的手掌，卷着自己的毛茸茸的胡子，打着呵欠，张着铁烟灰盒一般的口，懒洋洋地说：

“尽他们去！别再费马力去追了。他们会死在沙漠里的。走吧！”

可是红的叶秀可夫同二十三名士兵和马柳特迦，好像草原上的发恼的野兔似的，轻巧机伶，向那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跑去了。

读者一定忍不住地要知道为什么叶秀可夫是“红”呢？待我依次叙来。

当高尔察克就好像用塞子塞瓶子一样，举兵将奥林布尔格的交通线堵塞起来，把机车扔到岔道上让它生锈，从那以

后，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染皮子的黑颜料就没有了。

从此就成了骚动的、混乱的、皮革的时代了。

人都从那舒适的安乐窝里被抛到严寒酷暑、日晒雨淋和嗡嗡的枪弹声里了，遮蔽人体的衣服就需要格外结实些。

因此都穿起皮短衣了。

皮衣到处都是染成黑色的，就像穿皮衣的人一样，发着严峻、刚毅的青钢的光泽。

可是土耳其斯坦没有这种颜料了。

革命司令部就把当地居民存的费尔干的乌兹别克人染轻纱披巾和干嘴唇的土库曼女人染捷肯地毯用的德国苯胺粉征收了。

于是就用这种颜料染起新羊皮来，于是土耳其斯坦的红军穿起这些皮衣，就闪着虹一般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光泽。

麻脸的仓库管理员按照司令部的条子，碰巧发给叶秀可夫鲜红的皮衣。

叶秀可夫的面孔自幼也是红的，满脸都是红雀斑，头上是一头柔软的鸭绒一般的头发。

如果再加上叶秀可夫的短粗的小身个，那整个儿卵形的身个，穿着这一身红皮短衣和红裤子，那真活像复活节染的红鸡蛋。

叶秀可夫脊背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武装皮带，作“X”字母形，使人觉得如果他转过身来，他前面应当有一个字母“B”。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е!

可是没有这个。叶秀可夫是不信复活节和耶稣的。

他信的是苏维埃、是第三国际、是肃反委员会和大关节的有力的手指中所握的沉重的、乌黑的手枪。

同叶秀可夫一起从那马刀围成的死的重围里冲出来，向北方逃去的二十三名红军士兵，同一般的红军士兵一样，都是些很平常的人。

马柳特迦在他们中间也同自家人一样。

马柳特迦是阿斯特拉汗附近，伏尔迦河出口的三角洲上，一个芦苇围绕的渔村里渔民的孤女。

从七岁起，她就穿着硬绷绷的油布裤子，坐在油汪汪的剖鱼的木凳上，用刀子刮了十二年的银白而光滑的青鱼肚子。

当城市和乡村招募志愿赤卫军的时候，马柳特迦突然把刀子往木凳上一插，穿着硬绷绷的裤子，到赤卫军里报名去了。

起初人家把她赶走了，后来看她天天去纠缠，大家都笑着，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就把她收作赤卫军队员了。

马柳特迦的细细的身干，她像岸上芦苇一样那么细，棕色的头发，花环似地盘在头上，戴着捷肯式的褐色的毛皮帽子，一副淘气的扁桃形的眼睛，闪着猫眼一般的黄色的光芒。

马柳特迦生平最爱幻想，并且爱用铅笔头在任何纸片上，写着那字体歪歪扭扭的诗句。

这是全队人都晓得的。每逢部队到了有报纸的城里的時候，马柳特迦就到办公室里要张纸来。

她用舌头舐着焦急得发干的嘴唇，细心地誊写着诗句，每首诗上都标着题目，下边署着：马柳特迦作。

送到编辑室去了。编辑室里都瞪着眼睛，望着这位穿着皮衣，带着马枪的细细身个的姑娘，惊奇地接过诗来，答应看一看再说。

马柳特迦平心静气地把一切人打量了一眼就走了。

深感兴趣的编辑室秘书，仔细读着诗。他的双肩耸起来，开始发颤，忍不住地笑得嘴也裂开了。记者们都聚来了，秘书笑得上不来气地读着诗。

记者们都坐在窗台上笑得摇晃着，那时编辑室还没有家具呢。

第二天早上，马柳特迦又来了。她目不转睛地牢牢地盯着秘书的抽动的面孔，收起诗稿，拉着长腔说：

“那么，不能够发表吗？不成熟的东西吗？这些都仿佛我用斧子从心里砍出来的一样，可是总砍不好。唔，再下一点功吧，——没法子！发鱼瘟的，为什么这玩艺这么难？唔？”

她把自己的土库曼的毛皮帽子往前额上一嵌，耸耸肩就走了。

马柳特迦作诗是失败了，可是她打枪却打得非常准。她是叶秀可夫队里一个最好的射手，作战的时候，总时时刻刻在红的政委身边。

叶秀可夫用指头指着说：

“马柳特迦！你瞧！白党军官呀！”

马柳特迦眯缝着眼睛，舐着嘴唇，从容地端起枪。她向来开枪是不落空的。

她放下枪，每次都说：

“第三十九个，发鱼瘟的。第四十个，发鱼瘟的。”

“发鱼瘟的”——这是马柳特迦最爱说的一句口头语。

她不爱骂人的话。有时人家当她面骂人的时候，她总皱着眉头，不做声地红着脸。

有位新来到队里的匈牙利人顾卡，几天来都用痴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一天夜里，他闯到她跟前。结果糟得很。马柳特迦拿起手枪柄，狠狠地把他揍了两下；打落了他三个牙，鬓角也被打破了，他连爬带滚地跑开了。

红军士兵们都亲热地拿马柳特迦开着玩笑，可是在作战的时候都爱护她，比爱护自己还多些。

在他们那结实的鲜艳皮衣里，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无端的柔情在激动着。

二十三名士兵、红的叶秀可夫和马柳特迦，就这样儿在那暗淡凄凉的沙漠里往北方去了。

二月的暴风雪在旋卷呼啸着。鹅毛似的雪片，好像柔软的地毯一样，把沙丘间的凹地盖起来。天也对这些在昏黑的暴风雪中的行人狂啸着，——这是狂风呢，还是敌人追击的流弹讨厌地在空中呼啸呢。

穿着破靴子的沉重的脚，从雪和沙里，难以拔出来的。挨饿的疵毛的骆驼，口里吐着白沫，嘶嘶地叫着。

被风吹去了浮沙的盐泽，盐晶在闪闪发光。千百哩远的四周，好像利刀切肉似的，顺着那平坦的、模糊的、低矮的地平线，把天和地切开来。

本来，这一章在我的小说里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最好我从主要的，从下一章所说的叙述起来吧。

不过读者必须知道，从哪里和怎么在克拉——古都井西

北三十七哩远的地方，出现了古列夫独立支队的残部，为什么在红军里有女子出现，为什么叶秀可夫政委是红的，以及读者还必须知道的其它许多东西。

不得已，我才写了这一章。

## 第二章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到跟前看来，就是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

从真葛德井到苏古渡井七十哩，从那儿到吴世堪泉还有六十二哩。

夜里的时候，叶秀可夫把枪托在岔开的树根上一顿，用冷透了的嗓音说：

“停止吧！宿夜吧！”

他们用梭梭树的碎枝生起火来。熊熊的火焰，慢慢燃烧着，野火周围的沙地形成了一个黑阴阴的湿圈。

从驮包里把米和脂油取出来。锅里煮着稀饭，冒着冲鼻的羊膻气。

大家都紧紧地挤在火跟前。都不作声，打着牙颤，尽力想把那从破衣缝里伸进来的风雪的魔爪摆脱开来。都把脚伸到火上烘，粗硬的皮靴，烘得嗤嗤发响。

被绑着腿的骆驼颈上的小铃，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凄凉地响着。

叶秀可夫的寒颤的手指在卷着烟草。

他喷了一口烟，带着烟气勉强地说：

“同志们，应该商量一下现在到哪儿去。”

“到哪儿去，”一种死气沉沉的声音从野火对面说，“反正死路一条。不能回古列夫了，哥萨克攻到那儿了，真鬼气。可是除了古列夫没有地方可去的。”

“难道不能上黑瓦去吗？”

“嘿！嘿！说的可好！经克拉——古麻几乎有六百哩远，冬天怎么走呢？你将吃什么呢？”

都哈哈大笑起来，那死气沉沉的声音又失望地说：

“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叶秀可夫的心都收缩了，可是外面不表示出来，怒气冲冲地打断了那人的话：

“你这小湿虫！别惊动人心吧！每个傻子都可以死呢。”

“到亚历山大要塞去吧。那儿是自家弟兄，是渔民。”

“要不得。”叶秀可夫说，“据报告说邓尼金的陆战队登陆了。克拉斯诺沃德斯克和亚历山大要塞都在白党手里。”

有人昏昏沉沉、疲倦地呻吟着。

叶秀可夫用手掌把火烧热了的膝盖一拍，直截了当地说：

“得了！只有一条路，同志们，到阿拉尔去！一到了阿拉尔，就绕道到克查林斯克去。克查林斯克有前线司令部。那里还有房子住呢。”

说罢就不作声了。他自己也不相信能到呢。

旁边一位躺着的人，抬起头来问道：

“可是到阿拉尔以前吃什么呢？”

叶秀可夫又直截了当地说：

“勒裤带吧。不是王孙公子！你还要吃山珍海味吗？就这

样慢慢地吧。现在还有米，也多少还有一点面粉。”

“能够三天路程吗？”

“怎么三天！从这里到桥内石海湾有十天路程呢。我们有六匹骆驼。粮食吃完的时候，——就杀骆驼吃。反正就这样吧。把这一匹骆驼杀了，把肉驮到另一匹骆驼上吧。就这样吧。”

都不做声了。马柳特迦用双肘支着头，躺在野火跟前，用这虚的、目不转睛的猫一般的眼睛，望着野火出神。叶秀可夫心中很乱。

他站起身来，把皮短衣上的雪往下抖擻着。

“完事了！我的命令就是拂晓出发。或许不能全到。”政委用惊鸟似的声音叫了一声，“可是要走呢……同志们，因为……要知道革命……是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呵！”

政委依次望了望那二十三个人的眼睛。一年来看惯了的他们眼里的光芒都消失了，眼睛都暗淡无光了，都垂头丧气、满怀疑虑地把眼光转到一边去了。

“将来杀骆驼吃，后来互相杀着吃吧。”

都又默不作声了。

于是叶秀可夫突然用尖细的女人的声音，狂怒地叫道：“没有可讨论的！革命的天职你们晓得吗？别多嘴吧！命令一下——就完事！不然，马上就枪毙。”

他咳嗽了几声就坐下来。

那位用探条搅着稀饭的人，突然高兴地说：

“干吗垂头丧气呢？吃稀饭吧——不吃不白煮了吗？丘八们！”

大家都用勺子舀着烂熟的油烘烘的稠稀饭，生怕冷了，一填到嘴里，烫着嘴就吞下去了。可是当吞的时候，那粘到嘴唇上的难闻的脂油，立刻就凝结起来了。

野火烧完了，黑夜里飞散着淡黄的火星。都挤得紧紧地睡着，打着鼾声，在睡梦中呻吟着、吵着。

快到清晨的时候，有人很快地推着叶秀可夫的肩膀叫醒着他。他勉强把冻得贴在一起的睫毛睁开，突然想起来，就用冻硬了的手，习惯成自然地抓住枪。

“别忙，别着急！”

马柳特迦弯下腰站着。她的眼睛在灰黄的大风雪里，闪着猫眼一般的光辉。

“你干吗呢？”

“起来吧，政委同志。不过要静一点！你睡的时候，我骑着骆驼逛了一圈子。吉尔吉斯的商队从真葛德来了。”

叶秀可夫翻了翻身子。气喘喘地问道：

“什么商队，扯什么诳的？”

“真的……扯诳叫我死，发鱼瘟的！有四十来匹骆驼呢！”

叶秀可夫一下子就跳起来，用手指打着口哨。士兵们都勉强起来，活动着冻硬了的仿佛不是自己的身子，可是一听到商队，即刻都醒悟过来。

起来了二十二个人。最后的一个没有起来，裹着马衣躺着，身子隔着马衣在打着寒颤。

“打皮寒的！”马柳特迦用手指到他脖子上摸了一下，自信地点着头说。

“唉，真见鬼！怎么办呢？用毡盖起来让他睡吧。回来的

时候再带他。你说商队在哪一方面呢？”

马柳特迦挥手向西一指：

“不远！有六哩来地。骆驼身上都是满载行李！”

“可有活路了！不过别放跑了。咱们一望见的时候，就四面包围起来。别怕跑腿呢。有些打右边去，有些打左边去。开步走！”

大家好像一条线似的，弯着腿、鼓着劲，在沙丘间走去了。飞快地跑着，浑身都明和起来了。

线似的，弯着腰、鼓着劲，在沙丘间走去了。飞快地跑着，浑身都明和起来了。

从沙浪形成的波纹的沙丘上，望见远远的、平坦的凹地上，出现了小黑点似的、系成一条线的骆驼队。

沉重的驮包，在驼背上摇晃着。

“上帝送来的！上帝发慈悲了。”一位麻脸的教徒葛沃德，狂喜地低声说。

叶秀可夫忍不住地骂道：

“上帝？……不知给你说了多久了，什么上帝都没有的，人力就是万能。”

可是当时没工夫争辩呢。都听着口令，利用着每个小沙堆，每丛灌木丛，跳着跑去了。握着枪托把手指都握痛了：都知道不能把希望、生命和救星同这些骆驼一齐放走的。

商队从从容容、安安静静地走着。驼背上驮的花毡和穿着棉袍、戴着有护耳的狼皮帽子的徒步的吉尔吉斯人，都已经都看得见了。

叶秀可夫的红皮衣闪着光，登到沙丘顶上，端着枪。发

着喇叭筒一般的声音大叫着：

“停住，要是有机——就放到地上去。别动，不然把你们一齐都敲死呢。”

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完，吉尔吉斯人把屁股一撅，就都卧到沙地上了。

红军士兵们跑得喘着气，从四面包围起来了。

“弟兄们，夺骆驼去！”叶秀可夫大喊着。

可是商队突然放了一排枪，枪声把他的喊声都遮断了。

凶恶的子弹像小狗似的乱叫着，叶秀可夫身旁的一个人倒在地下，一下不动地把胳膊伸直了。

“卧倒！……照那些鬼孙打！……”叶秀可夫继续喊着，躺到沙丘上的坑里。枪声频频地响着。

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在卧着的骆驼后面开着枪。

决不像吉尔吉斯人。枪打得很准。

子弹尽落到红军跟前的沙地上。

荒野都被这劈哩吧啦的枪声震动了，可是商队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

红军士兵们开始打着箭步向前跑着。

只有三十来步远了，叶秀可夫仔细一瞧，就望见一匹骆驼后边有一个人，戴着毛皮帽子和白色的长耳风帽，肩上有金光闪闪的金肩章。

“马柳特迦！瞧！军官呀！”他回过头来，向后边爬着的马柳特迦说。

“瞧见了。”

她从容地端起枪。放了一枪。

不知是马柳特迦的手指冻硬了呢，或者是她性急和跑得手颤了呢，可是她刚刚说出：“第四十一，发鱼瘟的！”话未说完，那头戴白色长耳风帽，身穿蓝皮衣的人，就从骆驼后边站起来，高高举着枪。刺刀上挂的白手帕在飘动着。

马柳特迦把枪往沙地上一掷，就哭起来，眼泪在那脱皮的脏脸上流着。

叶秀可夫往军官跟着跑着。红军士兵在后边追着，挥着刺刀，准备揍他。

“别动他！……捉活的来。”政委用哑嗓子说。

把穿蓝皮衣的人捉住，把他扔到地上了。

跟军官一块的五个人，都被子弹打穿，躺到骆驼后边了。红军士兵们都笑着、骂着，将几匹骆驼系成一串，拉住骆驼的鼻罪圈牵走了。

吉尔吉斯人跟在叶秀可夫后边跑着，拉着他的皮短衣。

政委挥着手，发着脾气，可是连他自己也怜惜地皱着眉头，用手枪照他们那风尘仆仆的尖颧骨上敲着。

“别动，往后去！别来作对！”

一位上年纪的、苍白胡子的人，穿着考究的皮袄，拉住叶秀可夫的皮带。

他快言快语地、温和地发着啾音说：

“唉呀，先生……这样干不好……吉尔吉斯人指望那骆驼过活的。吉尔吉斯人没有骆驼就要饿死了……先生，别这样干吧。你要钱，咱给你钱。有银钱，有沙皇的钱……有克伦斯基的纸币……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才把骆驼还我们呢？”

“你这笨瓜，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没有骆驼也要死的。我

不是抢你的，是因革命的需要，暂时借用一下。你们步行着可以回家的，可是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呀。”

“唉呀，先生，不好。把骆驼给我——把钱拿去，克伦斯基钱。”吉尔吉斯人尽管拉着他。

叶秀可夫挣脱着。

“说了就算了。没有废话。把字据拿去，一切都在这里。”

他用化学铅笔在一片报纸上写了一个字据，就拿这塞给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把它扔到沙地上。

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地站着。他们的又斜又黑的眼眶里含着眼泪。

叶秀可夫转过身来，想起了俘虏军官。

看见他在两个红军士兵中间。军官穿着瑞典长筒毡靴，微微撇开右腿，泰然自若地站着，抽着烟，带着冷笑望着政委。

“你是什么人？”叶秀可夫问着。

“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你是什么人呢？”军官喷了一口烟，同样问道。

于是抬起头来。

当他看着红军士兵的脸的时候，叶秀可夫和其余的人就看见中尉的最蓝最蓝的眼珠，蓝得就好像一星法国的上等蓝颜料，浮在雪白的胰子沫上一般。

### 第三章

这里要叙述的是在中亚细亚旅行，没有骆驼的

不方便，和哥伦布的同行者有同样的感触。

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在马柳特迦的死簿上，应该算第四十一名了。

可是，不晓得是因为寒颤呢，或者是性急呢，马柳特迦打空了。

于是，中尉作为活人中的一个多余的数目，留在人间了。

按照叶秀可夫的命令，把俘虏的衣兜搜了搜，在他的鹿皮上衣的后襟上，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小衣袋。

当红军士兵的手摸那上衣袋的时候，中尉就好像草原上的野马一般飞跃起来，可是大家紧紧地把他抓住了，只有颤抖的嘴唇和苍白的面色，把他的焦躁、慌张的心情表达了出来。

叶秀可夫谨慎小心地把搜出来的信，在自己的军用图囊上展开来，目不转睛地看了信。摇着头，沉思着。

公文里表明着俄罗斯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上将，任命中尉郭鲁奥特罗为邓尼金将军的里海东部政府的全权代表。

秘密的使命已在信上表明说，中尉应该向德拉琴柯将军作口头报告。

叶秀可夫折起公文，小心地把它装到怀里，问中尉说：

“你的秘密使命是什么呢，军官先生？你应该毫无隐瞒地说出来吧，因为你已经是红色战士手里的俘虏了。我是司令员兼政委叶秀可夫。”

中尉的碧蓝的眼珠，对叶秀可夫瞟了一眼。

中尉微笑了一下，行了一个立正礼。

“Monsieur 叶秀可夫？……相识先生，真荣幸之至！可惜

我不是代表敝政府同这样鼎鼎大名的人作外交谈判呢。”

叶秀可夫气得脸上的雀斑比脸还白。中尉当着全队人的面嘲笑他。

政委把手枪拔出来。

“你这小白虫！你别调皮吧！或者你招出来，或者就叫你吃洋点心！”

中尉轻轻耸了耸肩。

“打死我——你什么也得不到的！”

政委放下手枪，骂了一声。

“我总会叫你听我的，你这狗东西。将来总叫你听我的呢！”他嘟哝着说。

中尉也用一个嘴角微笑着。

叶秀可夫唾了一口就走开了。

“怎么办呢，政委同志，送他上天堂去吧？”一个红军士兵问着。

政委用指甲搔了搔脱皮的鼻子。

“不……要不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应当带到克查林斯克。在那儿的司令部里，把一切都要拷问出来的。”

“还把这鬼东西往哪儿带呢？自己还不知道能到不能到呢！”

“咱这是招募军官的吗？”

叶秀可夫挺起脸膛，大声吆喝着说：

“关你什么事？我带他——我负责任。我说了就算！”

转过身来，望见了马柳特迦。

“哦！马柳特迦！把他托付给你吧。你好好留神看看。要

是放跑了的话——就要剥你的皮！”

马柳特迦不作声地把枪背到肩上，走到俘虏跟前。

“喂，到这里来。你要受我的监视了。你可别想我是女人，你就可以跑掉的。在三百步远，你跑着我都可以打死你。一次打空了——下次再别想呢，发鱼瘟的！”

中尉斜着眼，笑得发抖，很文雅地鞠了一躬。

“在这样漂亮的女将手里当俘虏，真是受宠若惊了。”

“什么？……还嚼什么牙巴骨呢？”马柳特迦用轻视的眼光向中尉瞅了一眼，拉长着声调说：“你这不中用的东西！大概你除了会跳四步舞以外，其他什么也不晓得吧？别说废话吧！抬起你的蹄子，开步走！”

这天晚上，就在一个小湖岸上宿夜了。

湖里的咸水，隔着冰发着腐臭气和碘酒气。

都甜蜜地睡着了。从吉尔吉斯人的骆驼上，把薄毡和地毯取下来，紧紧地裹到身上——简直是天堂一般的温暖。

夜间，马柳特迦用驼毛绳子把近卫军中尉的脚和手，紧紧地绑起来，绳子在腰里缠了一匝，把绳头紧紧地换在自己手里。

周围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位大眼睛的谢明叫着：

“弟兄们，都瞧吧，——马柳特迦被他迷住了。对他用起魔法来了！”

马柳特迦对大笑的人瞅了一眼。

“滚你们的狗蛋吧，发鱼瘟的！可笑吗……要是他跑了怎么办呢？”

“糊涂虫！难道他有两个脑袋吗？在沙漠里他往哪儿跑

呢？”

“不管沙漠，这样总可靠些。睡你的吧，你这半疯子。”

马柳特迦隔着薄毡把中尉推了一下，自己也到跟前睡了。

盖着两条薄毛毡，甜蜜地睡着了。毛毡发着七月一般的热气，发着辽阔无边的草原的艾气和荒沙气。都舒适地仿佛躺在摇篮里似的甜蜜蜜地睡着了。

叶秀可夫盖着地毛，打着鼾声，马柳特迦在梦里微笑着，翻着身子，近卫军的中尉郭鲁奥特罗，抿着好看的薄嘴唇，笔直地仰天睡着。

只有守卫的没有睡。他坐在薄毡边上，膝盖上放着那难分舍的、比自己的老婆和情人还亲的步枪。

他向那骆驼铃微微响着的、映着雪亮的薄暗里望着。

现在有四十四匹骆驼。路是直的，虽然困难，也不大要紧了。

士兵心里再没有什么疑难了。

风在呼呼地啸着，鹅毛似的雪片，吹到守卫的衣袖里。守卫缩着身子，把薄毡边掀起来，盖到脊背上。刺骨的严寒，马上就停止了，冻僵了的身体就暖和起来了。

风雪，黑暗，荒沙。

混沌的亚细亚的国度呵。

“骆驼哪儿去了？……骆驼呢，你妈的！……你睡觉了吗？……睡觉了吗？混蛋东西，你干出什么事了呢？要把你肠子掏出来呢！”

守卫腰上狠狠挨了一脚，把他踢得头都发晕了。眼睛模糊地望着。

风雪与黑暗。

一片清晨的烟雾似的薄暗。无边无际的荒沙。

骆驼没有了。

放骆驼的地方，有骆驼和人的痕迹。有吉尔吉斯人的尖头皮鞋的痕迹。

大概三个吉尔吉斯人，趁着守卫睡着的时候，偷偷地连夜把骆驼赶走了。

红军士兵们都不做声地聚到一起了。骆驼没有了。到哪儿去追呢？在沙漠里是追不上，找不着的。

“枪毙了你还不够呢，狗崽子！”叶秀可夫对守卫说。

守卫不作声，只有泪珠儿凝结在睫毛上，好像水晶珠子一样。

中尉从地毡里伸出身来。望了一下，发了一声啸声，冷笑着说：

“自觉的好纪律呵！”

“没有你开的口！”叶秀可夫怒冲冲地大声嚷着，于是又用冻麻木了的、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似的低声说：“唉，干吗站着呢？走吧，弟兄们！”

只剩下十一个人了，都穿着破烂衣服，一个跟着一个，在沙丘上踉踉跄跄地走着。

十多个人都好像路标似的，笔直地躺在荒无人迹的路上了。

早晨，一个士兵的无力的眼睛，最后一次地睁了一下，发肿的腿，好像圆木柱似的，一下也不动了，哑嗓子喘了一口气。

红的叶秀可夫走到躺着的人的跟前，可是他的面色已经不像那红皮衣的颜色一样了、脸枯瘦了、发灰了，就是脸上的雀斑也成了古铜钱一样了。

他看了一下，摇摇头。后来叶秀可夫的冰冷的手枪砰然一声，在他的凹陷的鬓角上，留了一个圆圆的、几乎没有血的黑伤孔。

匆匆地用沙掩盖了一下，就前去了。

衣裤都烂了，靴子也破了。都用破毡片把脚包着，用破布把冻了的脚指裹着。

十个人颠跛地、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地走着。

一个人笔挺地、沉着地走着。

这就是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

红军战士们对叶秀可夫说过不止一次了：

“政委同志！干吗老把他带着呢？不过白叫他吃口粮罢了。他的衣服、靴子都很好，可以分一分呢！”

可是叶秀可夫不让他们动中尉。

“我要把他带到司令部去——再不然就同他死在一起。他会供出好多材料呢。不能白把这样的人打死。反正他逃不脱自己的命运呢。”

中尉的肘弯用绳子绑着，绳头系在马柳特迦的腰带上。马柳特迦勉勉强强地走着。苍白的面孔上，只显得一副大眼睛，在闪着猫眼一般的黄黄的光辉。

可是中尉却什么也不在乎。只是面色有一点苍白。

有一次，叶秀叶夫走到他跟前，对他那极蓝极蓝的眼珠望了一下，用哑嗓子勉强说：

“鬼晓得你是怎么一回事！你是特别强壮的家伙吗？你自己也瘦了，可是还能沉住气。”

中尉把自己的从来总是带着冷笑的嘴唇，轻轻张了张。

两边尽是松软的、流沙的、起着浪纹的沙丘。沙丘顶上，风卷着流沙，好像蛇似的咝咝作响，这些好像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呵。

都跌到沙窝里，咬着牙关，上不来气地抱怨着。

“再不走了。让我们死在这里吧。没有力气了。”

叶秀可夫走到跟前，打着、骂着，把他们拉起来。

“走吧！搞革命不能开小差的。”

都起来了。向前走去了。一个人爬到沙丘顶上，转过身来，目瞪口呆地大叫道：

“阿拉尔海呀！……弟兄们！……”

就脸朝下跌倒了。叶秀可夫拼着全力登到沙丘顶上。那碧蓝碧蓝的大海，把他的红肿的眼睛都映花了。他眯缝着眼，用那弯弯的手指抓着荒沙。

政委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这真正同西班牙的航海家们，用手指抓着船甲板，大声喊道“陆地呵！”的时候，那情景完全是一样的。

## 第四章

在这里马柳特迦和中尉开始第一次谈话，政委为海上的远征作着准备。

第二天，在海岸上遇到吉尔吉斯的村落。

起初，从沙丘后面刮来了一股强烈的烧干粪块的臭烟气，闻到这烟气的人，胃都痉挛了。

远远地出现了褐色帐幕的圆顶，披毛的小狗大叫着，迎面跑来。

吉尔吉斯人都聚到帐幕跟前，带着惊奇、怜悯的神情，望着这些走不动的九死一生的人。

一位老头，起初捋着一小绺稀疏的胡子，后来又抚摩着胸脯，点着头说：

“都好吧。上哪儿去的，先生？”

叶秀可夫无力地握着那伸出的小木板似的粗糙的手掌。

“我们是红军。往克查林斯克去的。掌柜的，请叫我们吃顿饭吧。苏维埃为了我们要感谢你的。”

吉尔吉斯人吧哒着嘴唇，胡子震动着说：

“唉呀，先生……红军。布尔什维克。打京城来的吗？”

“不！我们不是打京城来的。是打古列夫来的。”

“打古列夫来的吗？唉呀，唉呀。打克拉——古麻来的吗？”

吉尔吉斯人一听到这人在二月的严寒天气里，步行着打古列夫经过可怕的克拉——克麻来到阿拉尔海，在他的眯缝的眼里，对这位穿着褪色的红皮衣的人，表现着恐惧和钦佩。

老头子拍着手，用喉音对那些往跟前跑着的女人呱呱地叫着。他拉着政委的手说：

“走吧，先生，到帐幕里去。去少睡一睡吧。睡睡吃点东西吧。”

都好像棉花捆似的，死死地倒在烟气弥漫的暖和帐幕里，一下不动地睡到了黄昏。吉尔吉斯人做好了饭，款待着，悬

切地抚摩着红军的干瘦的、突出的肩胛骨。

“吃吧，先生，吃吧！你瘦干了。吃一吃就结实了。”

都很快地狼吞虎咽地大吃着。油烘烘的饭把肚子都吃胀了，好多人都吃恶心了。到野地里跑跑轻松了一下，又大吃起来。饭后都浑身困倦，四肢酸软地又睡了。

只有马柳特迦和中尉没有睡。

马柳特迦坐在微微燃烧的火盆跟前，那时她没有什么可以纪念这艰苦的经历的。

她到图囊里掏出一截珍藏的铅笔头，在向吉尔吉斯人要的一张《新时代》图画副刊上，歪歪扭扭地写起来。那张画报只印着财政部长郭戈夫伯爵的一幅照片，这么一来，马柳特迦的歪歪扭扭的字体，都横着写在照片上的财政部长的高高的额颅和光泽的胡须上了。

马柳特迦腰里仍旧缠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十字交叉地背绑着中尉的手。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马柳特迦才把绳子解开来叫中尉吃饭，可是一推开饭碗，就又把他也绑起来了。

红军士兵们都偷偷笑道说：

“瞧，真像带链子的狗。”

“你爱上他了吧，马柳特迦？拴好些，把小宝贝拴好些。不然，难保你的小宝贝会不翼而飞呢。”

马柳特迦没搭理他们。

中尉肩膀靠着帐幕的柱子坐着。他那极蓝极蓝的眼珠，顺着那笨脚笨手地写着的铅笔溜转着。

他向前欠着身子，低声问道：

“你写什么呢？”

马柳特迦斜着眼睛，隔着那蓬乱的、下垂的棕色卷发，对他望了一眼。

“你来插什么嘴呢？”

“或者要写信吗？你说吧，——我替你写。”

马柳特迦低声笑起来。

“你真机灵！这是你想叫我把你解开来，趁空子照脸给我一个嘴巴就逃跑了！你别想这心眼吧，小东西。我用不着你来帮忙的。不是写信，是作诗呢。”

中尉的睫毛，好像扇子一样张开来。他的脊背也离开柱子了。

“诗？——你作诗——的——吗？”

马柳特迦的颤抖的铅笔停下来，双颊涨得绯红着。

“你大惊小怪什么呢？呵？你以为只有你会跳两下四步舞，我是乡下的傻瓜吗？我不比你傻！”

中尉把两肘一张，被绑的手依然不能动弹。

“我并不是说你傻。我只有点奇怪。难道现在是作诗的时候吗？”

马柳特迦放下铅笔。跳起来，上绣的古铜色一般的头发，披散到肩上来。

“瞧你真是一个怪物！你以为诗一定要坐在鸭绒褥子上吗？如果我心里沸腾了怎么办呢？比如说呢，我想把我们在沙漠里忍饥受寒都表现出来多好呢！把一切写出来，叫它在人心里去烧呢！我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放进去了。不过不想发表罢了。都说一定要学习的。可是你哪有工夫去学习呢？我

写的是我心坎里的话，老老实实写出来的。”

中尉慢慢儿微笑着。

“最好你读一读吧！真有趣。我对于诗还懂得点。”

“你不懂呢！你身上的血都是绅士老爷气的，是不可靠的。你要写的只是什么花儿呀，女人呀那些肉麻诗，可是我写的都是穷人，都是革命。”马柳特迦伤心地说着。

“怎么会不懂呢？”中尉答道。“那些内容对我或许是格格不入，可是人和人总是会了解的。”

马柳特迦三心二意地拿起诗稿。低着头。

“哦，管他呢，听着吧！不过别见笑。你的爹老子一定请先生把你教了一二十年，可是我完全都是自学的。”

“不！……说老实话，我不笑话你！”

“那你就听着吧！这里一切都写着的。我们怎样同哥萨克人打仗，怎样逃到荒野里，都有的。”

马柳特迦咳嗽了一下。降低了嗓子，字字分明地、气汹汹地回转着眼珠，读道：

哥萨克来攻了——  
沙皇的走狗刽子手，  
我们同他们对打着，  
好汉的红军。  
哥萨克人众多，  
我们只是退却。  
叶秀可夫英勇地一挥手，  
下令叫把那些混蛋冲破。  
我们用机关枪对他们打着，

反正我们是一死。  
我们全连都牺牲了，  
二十来人逃到沙漠去了。

“可是下边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尽了，总是写不好，发鱼瘟的，不知道怎样去写骆驼才好？”马柳特迦停止了朗诵说。

中尉的蓝眼珠在暗影里，只有火盆的火光在他的湿润的白眼球上，映成了腾花色，他沉默了一下，答道：

“是的……真棒！表现的倒不少，情感也很丰富，明白吗？一望而知是心灵的流露。”这时中尉全身狠狠地抽动了一下，他仿佛打嗝似的，连忙补充道：“不过你别见怪，诗是很不好的。是不成熟的作品。”

马柳特迦愁闷地把诗稿放在膝盖上。不作声地望了望帐幕顶。耸了耸肩。

“我也说过是情感的流露。当我一说起这的时候，我心里都涌出酸泪来。至于不成熟的话——到处也都像你说的一样：‘你的诗是不成熟的、是不能发表的。’可是怎么才能搞好呢？这窍门在哪儿呢？您是知识分子，或许知道吧？”马柳特迦急得用“您”字来尊称中尉了。

中尉沉默了一下。

“这很难答。诗，你要晓得，这是艺术。一切艺术都需要学习的，它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比方说吧，如果一个工程师不懂得一切架桥的规则，那他或许完全不会架桥，再不然架起桥来不成桥形，而且不中用的。”

“架桥是架桥。桥架必须学数学和工程上的各种门路。可是诗，当我在摇篮的时候心里都有了。比方说，这许要天才

吧？”

“天才又怎么办呢！天才也靠学问发展的。工程师所以是工程师而不是医生，就因为他生来性情近于建筑工程。可是如果他不学习，那他什么也不会。”

“是吗？……真想不到的事呵，发鱼瘟的！哦，打完了仗我一定去上学，去学做诗呢。大概有这样的学校吧？”

“想必有吧。”中尉沉思地答道。

“我一定去，一辈子都埋头学做诗去。我的心都烧起来了，总想着将来书里印着我的诗，到处都署着我的名字：‘马柳特迦作。’”

火盆的火灭了。黑暗里狂风掀着帐幕的毡在怒吼着。

“你听见没有，”马柳特迦突然说道：“大概你的手痛了呢？”

“不很痛！不过有点麻木！”

“原来这样的。你给我发句誓，说你不跑，我把你解开来。”

“我往哪儿跑呢？往沙漠里跑吗？去叫豺狼吃我吗？我不是自己的仇人。”

“不，你发句誓。你跟着我说吧：我对着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穷苦的无产阶级发誓，我在红军马柳特迦面前发誓，我不想逃。”

中尉重复着誓言。

紧紧绑着的驼毛绳子解开了，麻木的关节轻松了。

中尉高高兴兴地活动着手指。

“哦，睡你的吧！”马柳特迦打着呵欠，“现在要是你跑了——你算是最混蛋不过的人了。给你一条薄毡，拿去盖上吧。”

“谢谢你，我盖皮袄。夜安吧，马柳……”

“马柳特迦。”马柳特迦带着尊严的神情补充说，就钻到薄毡下了。

叶秀可夫忙着给前线司令部写报告。

在村落里要休息一下，暖一暖身子，吃吃饭。过一星期，他决定沿着海岸，绕道到阿拉尔村庄，从那儿往克查林斯克去。

第二个星期，政委听外来的吉尔吉斯人说，距这里四哩来远的海岸上，有一只去秋被狂风吹来的渔船。吉尔吉人说船一点也没坏。就这样停在岸上，至于渔人呢，想必都淹了。

政委就去看去了。

船差不多是新的、黄色的、坚固的橡木船。狂风还没有把它损坏。只把帆吹破，把舵拔掉了。

叶秀可夫同红军士兵们商量了一下，就打算即刻派一部分人从海道出发，往赛达利河口去。船松松地装四个人，还可以多少带一点东西。

“这样好一点，”政委说道，“第一，俘虏可快些解到。不然，谁知道在路上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可是一定要把他解到司令部呢。第二，司令部一知道我们的消息，会派骑兵带些军装和别的东西来接我们的。遇顺风的话，船三四天可穿过阿拉尔海，第五天就可到克查林斯克了。”

叶秀可夫写了报告，他把报告和那时时刻刻装在皮衣里边口袋的中尉的公文，一起缝到一个小小的布信封里。

吉尔吉斯人补着船帆，政委亲手用小船上取下来的桨手

的坐板，做着新舵。

在二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当一轮光艳夺目的铜盘一般的太阳，在蔚蓝的晴空升起的时候，骆驼把渔船划到岸边的冰上了。

把船下到水里，坐上了出发的人。

叶秀可夫向马柳特迦说：

“你做班长！一切责任由你负。好好看着俘虏。要是把他放跑的话——你不如死了好。死活都要把他带到司令部去。要是万一遇见白党的话——不要拿活的交给他。呵，开船吧！”

## 第五章

这一章除了鲁滨逊没有好久地等待礼拜五以外，完全是剽窃《鲁滨逊漂流记》的。

阿拉尔——愁煞人的阿拉尔海呵。

平坦的海岸，岸上尽是艾蒿、荒沙和无定的沙丘。

阿拉尔海上的岛，就好像平底锅里的煎饼一样，平平地摊在水面上，岛岸低得几乎看不见了，岛上什么生物也没有。

没有岛，也没有植物，就是人也只在夏天的时候才在那里露一面。

阿拉尔海上主要的岛是伯沙——克梅。

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不过吉尔吉斯人说是“绝命岛”的意思。

夏天的时候，渔人都从阿拉尔村落到岛上去。伯沙——

克梅是一个产鱼最丰富的岛，渔季的时候，鱼多得真要命。

要是到了秋季，白浪掀天的海风起来的时候，渔人们都躲到风平浪静的阿拉尔村落的海湾里逃命去了，不到春来，他们是不露面的。

要是岛上的鱼在海风起的时候还没有运完，那就把咸鱼堆在岛上的木仓里过冬了。

严冬里，当海水从桥内石海湾冻起，一直冻到伯沙岛的时候，自由自在的豺狼，就从冰上跑到岛上，去吃咸白鱼和鲤鱼，吃得几乎要胀死的时候才离开。

春来的时候，赛达利河口冰融水涨了，去秋留下的咸鱼，渔人们一点也找不着了。

从十一月到二月，是白浪掀天、海风作怪的时候。其余的时候，不过间或起一降暴风罢了。可是夏天的时候，阿拉尔却平静得好像玉镜一样。

愁煞人的阿拉尔海呵！

阿拉尔海只有一点逗人爱的，就是海水非常蓝。

纯蓝的、天鹅绒似的、蓝玉一般的海水。

所有地理书上都载着这一点呢！

政委估计着等最近一星期内的风平浪静的天气，就派马柳特迦和中尉出发。吉尔吉斯人按着自己的老经验也这样说。

所以，船载着马柳特迦、中尉和两个善于泅水的士兵谢明和韦黑儿，就从海路向克查林斯克出发了。

清风徐徐地吹着孤帆，浪花在沙沙作响。舵柄懒洋洋地发出吱吱的声响，浓密的、油烘烘的泡沫，在船帮跟前汹涌着。

马柳特迦把中尉的手完全解开了——在船上没有地方可跑呢——中尉、谢明和韦黑儿，乱坐在展帆索上。

这真像俘虏自己解自己一样。

他把帆索交给红军士兵以后，就躺在船底上，盖着薄毡，神秘地微笑着，除他以外，谁也不晓得他笑什么。

这使马柳特迦不安起来了。

“他时时刻刻在悄悄笑什么呢？他洋洋得意地仿佛送他回老家似的。结果只有一个——到司令部一拷问过，就叫他完蛋。真是傻头傻脑的疯子！”

可是中尉继续微笑着，不晓得马柳特迦的意思。

马柳特迦忍不住地说：

“你在哪里耍过水？”

中尉想了一下答道：

“在彼得堡……我自己有游船——很大的游船。沿着海边游过。”

“什么样的游船？”

“很大的游船……带帆的。”

“那能算游船吗！我对于游船不比你知道得少。阿斯特拉汗的资产阶级的水上俱乐部，我真看够了。那儿的游船多得要命。都是又高、又好的白游船，看来仿佛天鹅绒一般。我不是问那呢，我是问你的船叫什么名字？”

“叫奈丽。”

“这是什么名字？”

“我的姐姐叫这名字，于是就把船也叫这名字来纪念她。”

“基督教也没有这样的名字。”

“就是叶琳娜……英文叫奈丽。”

马柳特迦沉默了一下，望着发着寒光的白色的太阳，它向天鹅绒似的碧蓝的海里下沉着。

她又说道：

“这样的水呵！纯蓝纯蓝的海水。里海的水是绿的，可是这儿的水有多么蓝呵！”

中尉低声地仿佛自己对自己说话一般回答道：

“按傅列列表，这是近于第三号的水。”

“什么？”马柳特迦不安地扭过身来。

“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说的。是关于水的。我看过水文地理学，说这海里的水的颜色非常蓝，一位学者傅列利把海水的颜色列成了一个表。最蓝的水是太平洋。按照那表，这海里的水色是近于第三号的。”

马柳特迦半闭着眼睛，仿佛在想像着傅列利用各种蓝色绘成的表一般。

“好蓝呵，蓝得比都不能比了。蓝得像……”她一睁开眼睛，那猫眼一般的黄眼珠，就突然盯到中尉的极蓝极蓝的眼珠上。她向前伸着身子，浑身抽动了一下，惊奇地张开嘴唇，就像发现了什么新奇东西似的，低声说：“我的妈呀！……你的眼珠真活像海水一样的蓝！我瞧着仿佛曾经见过似的，发鱼瘟的！”

中尉不做声。

橙黄的晚霞，在天边映照着。远远的海水，闪着墨水颜色的反光。吹起了一阵冰冷的寒风。

“刮东风了。”谢明裹着破大衣，翻动着身子说道。

“可别起暴风啊!”韦黑儿接着说。

“一点也不会。再过两个来钟头就望见伯沙岛了。风会怎么办呢。——咱们在那儿过夜呢!”

都不作声了。船在闪着铅色的黑浪头上开始摆动了。

暗蓝的天空里，扯起了一道窄窄的黑云。

“一点不错。要起海风了。”

“伯沙岛应当快望见了。左边一定就是的。伯沙岛是最讨厌不过的地方。四周尽是荒沙，死也没办法!风色不对了……下帆索吧，王八蛋，下帆索吧!这可不是你们将军的吊裤带呀!”

中尉没来得及下帆索。船身侧着从水上飞过去了，飞溅的浪花迎面打来。

“我同我什么相干呢?这是马柳特迦掌舵失手了。”

“我失手了吗?你妈妈想想吧，发鱼瘟的!我从五岁起就掌舵了!”

很高的滚滚的黑浪，活龙一般地在后边追赶着，发着咝咝的声音，张着大口，咬着船帮。

“唉，妈呀!赶快到伯沙岛也好。黑得什么也望不见。”

韦黑儿向左边望了一下。高兴地大声叫道：

“有了。这不是那个鬼地方呵!”

隔着飞溅的水花和黑漆的夜色，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发白的低岸。

“一直往海岸开去，”谢明大叫着。“上天保佑到了吧!”

船尾下边喀嚓喀嚓地乱响，船梁也吱吱地响着。浪头猛击着船身，往船里灌进了一脚脖深的水。

“舀水！”马柳特迦跳起来叫道。

“舀？……没有水瓢拿什么舀！”

“用帽子舀！”

谢明同韦黑儿取下帽子，拼命地舀起水来。

中尉踌躇了一下，取下自己的毛皮帽子，帮忙舀着水。

白色的、盖着鹅毛雪片的平坦的低岸，一条白带似的，渐渐映入眼帘了。它比激起的浪花还白。

狂风呼呼地怒号着，滚滚的大浪愈来愈高了。

狂风猛烈地打到船帆上，把帆吹得像孕妇肚子一样鼓起来。

旧帆像放炮一样，砰的一声就破了。

谢明和韦黑儿扑到桅杆跟前。

“快抓住船缆！”马柳特迦用尖锐的声音从船尾上叫着，用胸脯推着舵柄。

呼呼的冰冷的大浪，从后边滚来，好像沉重的玻璃色的肉冻子一样滚过去，把船完全弄倾斜了。

当船平复了以后，灌了一船水，桅杆跟前的谢明和韦黑儿都不见了。湿溜溜的破帆布，辟辟啪啪地响着。

中尉坐在截腰深水的船底上，画着小十字祈祷着。

“恶魔！……你干吗泡在水里呢？快舀水！”马柳特迦骂着中尉。

他好像小狗一样，猛然从水里跳起来，把水花激得乱飞着。

马柳特迦在狂风怒号的黑夜里大喊着：

“谢——谢——谢——明！……韦——韦——韦——黑

儿!”

浪花激荡着。听不见人声。

“淹死了，遭殃的!”

风把半沉的船吹到岸边了。周围都是滚滚波浪。波浪在后边冲激着，船底在沙上擦得发响。

“跳到水里去!”马柳特迦叫着跳下去。中尉也跟着跳下去。

“拉船!”

他们被波浪冲击着，眼睛都被浪花打模糊了，抓住船缆，把船往岸上拉着。船沉甸甸地插到沙里。马柳特迦抓住枪。

“把口粮袋拿出来!拉过来!”

中尉低声下气地听从着。把口粮袋拉到干地方，马柳特迦把枪放在沙地上。中尉放下口袋。

马柳特迦又向黑漆漆的夜色里大喊着：

“谢——谢——明!……韦黑儿!……”

没有回答。

她坐到口袋上，扯着女人的腔调哭起来。

中尉在后边站着，一阵阵地、响亮地打着牙颤。

他还是耸着肩，对着风说：

“真鬼气!……真是一个故事! 礼拜五伴随着鲁滨逊!”

## 第六章

这里开始作第二次交谈，并阐明了海水在列氏二度的时候，对于生理是有害的。

中尉在马柳特迦肩上拍了一下。

他几次都想说话，可是冷得牙关只是打颤说不成。

他用拳头托着下巴说：

“哭也无济于事的。走吧！别在这里坐了吧！把咱们冻坏了！”

马柳特迦抬起头来，失望地说：

“到哪儿去呢？咱们在岛上呢，四面都是海。”

“走呢，我晓得这里有鱼仓呢！”

“没有，从来没到过。可是我当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书上说这里有渔人盖的装鱼的木仓。应该去找鱼仓吧！”

“唉，纵然找到了，将来又怎么办呢？”

“那时再说吧。——起来吧，礼拜五！”

马柳特迦吃惊地望着中尉。

“你可别是发疯了吧？我的天呀！……叫我对您怎么办呢？今天不是礼拜五——是礼拜三。”

“不要紧！别理这些吧。我们将来再谈这些吧。起来吧！”

马柳特迦听从着站起来。中尉弯下腰去拿枪，可是她抓住他的手说：

“别动！别胡来！……给我发句誓说你不跑！”

中尉把手挣脱开来，野头野脑地用沙嗓子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不是我发疯，倒是你发疯了！你心里想一想吧，聪明人，现在我会不会想着逃跑呢？我所以要拿枪，是因为怕你带着太重了。”

马柳特迦安静下来了，可是用温和而庄重的口气说：

“多谢你帮忙。不过给我的命令是叫我把你解到司令部

……那么，我不能把枪给你，因为我负责呢！”

中尉耸了耸肩，掂起口粮袋，在前进走着。

沙搅着雪在脚下吱吱作响。低矮的、坦平得讨厌的海岸，无边无际地伸展着。

一个盖着雪的东西，远远地在闪着白光。

马柳特迦带着沉甸甸的三支步枪，踉踉跄跄地走着。

“不要紧，马柳特迦！忍耐一点吧！这大概就是鱼仓了。”

“快走到也好，我没有力气了。浑身都冻硬了！”

摸到鱼仓里了。黑漆漆的木仓里，发着一股令人欲呕的腥湿的咸鱼气。

中尉用手摸到了一大堆干鱼。

“呵哈！有鱼的！至少不会挨饿了。”

“有火多好呢！……可以看一看。或许能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吧？”马柳特迦呻吟着说。

“呵，这里不会等到有电灯吧。”

“最好来烧鱼……瞧那多肥的鱼。”

中尉又哈哈大笑起来。

“烧鱼吗？……老实说，你是发疯了。”

“我为什么发疯了？”马柳特迦见怪地答道。“我们在伏尔加河上不晓得烧了多少了。比劈柴还好烧呢！”

“真是头一次听说……可是怎么烧呢？……我有打火绒，可是没有引火的东西……”

“哈哈，你这少爷出身的！……你一辈子都坐在娘老子怀里，什么也没有见过吧？给，把子弹头拔出来，我到墙上撕一点小木片来。”

中尉用冻硬了的手指，勉强把步枪的三个弹头拔出来。马柳特迦在黑暗里拿着木片碰着他。

“把火药倒在这里！……倒成一堆……把打火绒给我！”

火绒慢慢儿燃烧起橙色的火苗，马柳特迦把它放到火药上。火药燃着了，嗤嗤地发着缓缓的黄色的火焰，引着了干木片。

“好了，”马柳特迦高兴起来，“拿鱼吧，……拣肥的鲤鱼拿。”

燃烧的木片上，十字交叉地架着鱼。鱼见火一收缩，就发出油烘烘的炽热的火焰来。

“现在只要往上搭鱼好了。鱼半年也烧不完！”

马柳特迦环顾了一下。熊熊的火焰的影子，在层层堆着的鱼堆上抖动着。鱼仓的木墙上都是窟窿和裂缝。

马柳特迦在仓里走着，从一个屋角里喊道：

“有一个完整的屋角呵！搭鱼呢，别叫火灭了。我把两边堵一堵，堵成一个真正的房间。”

中尉坐到火跟前，缩着身子。烘着火。马柳特迦把鱼往屋角里扔得扑嗒扑嗒地响着。最后她招呼道：

“弄好了！拿火来！”

中尉掂起一条燃烧着的鱼尾巴，走到屋角里。马柳特迦用鱼把三面堵成了墙，中间留出一丈大的空地来。

“爬去再拿些火来吧。我在那里火中间放了一条大鱼。你去拿来吧。我去拿东西来。”

中尉把烧着的鱼塞到层层架着的鱼堆下边。鱼堆逐渐地、徐徐地烧起来。马柳特迦转来了，放下步枪和口袋。

“唉，发鱼瘟的！弟兄们真可惜呵，白白淹死了！”

“最好来把衣服烘一烘，不然地冻着了了的。”

“干吗不烘呢？鱼火热着呢，脱下烘你的吧！”

中尉踌躇着。

“你烘吧，马柳特迦。我暂且到那边去等着。后来我再烘。”

马柳特迦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他那抖颤的面孔。

“呵哈，我看你真是一个傻子！你这绅士观点。有什么可怕呢？你从来没见过裸体女人吗？”

“我不是因为那……怕对你有点不方便吧？”

“瞎扯！都是肉做的。不晓得有什么分别！”她几乎大声喊着：“脱了吧，笨瓜！你牙都颤得像放机关枪一样了。我跟你在一起简直是活受罪！”

衣服搭到枪架上，冒着热气，在火上烘着。

马柳特迦把皮短衣披到肩上。

“应该睡一会，明天风或许会停了的。幸亏船还没有沉没。遇风平浪静的天气，或者可以到赛达利河口的。那里可以碰到渔人。你躺一躺吧，我来看着火。我要睡的时候好叫你。咱就这样换班吧。”

中尉把衣服铺到身子底下，盖着皮袄。好容易才睡着了，在梦中呻吟着。马柳特迦一下不动地望着他。

她耸了耸肩。

“你可叫我作难了！我的心疼的！可别冻着了吧！在家里一定是盖起天鹅绒的绸被睡觉呢。唉，你真倒霉，发鱼瘟的！”

早晨当灰白的天色从仓顶的缝隙里透过来的时候，马柳特迦叫醒了中尉。

“听见没有，你瞧着火，我到岸上走走。去看看或许我们的人浮出来，坐在什么地方呢。”

中尉爬不起来了。他用手指按着鬓角，低声说道：

“头痛。”

“不要紧……这是烟熏的了，是累了。会好的。到口袋里掏一个饼，烧条鱼吃一吃。”

她拿起枪，用皮衣襟把枪拭了试，就出去了。

中尉跪起来，爬到火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又湿又硬的烧饼，啃了两嘴嚼着，碎块往地下落着，他就好像口袋一样，倒在火跟前的地下了。

马柳特迦摇着中尉的肩。绝望地叫着：

“起来吧！……遭殃的！……真倒霉死了！”

中尉瞪着眼，张着口。

“我叫你起来！多倒霉啊！波浪把船冲走了！咱们现在可完蛋了。”

中尉望着她脸，不作声。

马柳特迦仔细一看，低声儿呵呀了一下。

中尉的极蓝的眼珠，都成了模糊的、疯癫的了。他的双颊轻轻贴着马柳特迦的手，双颊烧得好像火一样。

“居然冻着了，你这鬼稻草人！叫我把你怎么办呢？”

中尉掀动着嘴唇。

马柳特迦弯下腰，听道：

“米先生……别教我考不及格……我学不好……明天好预备……”

“你嚼什么牙巴骨呢？”马柳特迦打着寒颤问道。

“小狗……拿去……鹧鸪……”中尉突然喊着跳起来。

马柳特迦往后退了一下，用手掩着脸。

中尉又倒下去，用手指在沙地上乱抓着。

他很快地嘟哝着难以分辨的话，声音哽在嗓子里。

马柳特迦灰心丧气地环顾了一下。

她脱下皮衣，铺到沙地上，勉强把中尉的失掉知觉的身子拉着放到皮衣上，用皮袄在上边盖起来。

她束手无策地缩成一团，呆在旁边。模糊的泪珠，顺着她的憔悴的双颊，慢慢儿滴着。

中尉掀开皮袄，翻腾着，可是马柳特迦每次都顽强地给他好好盖起来。

她看见他的头倒下来，就把口袋放到下边给他枕着。

她仿佛对天似的，仰脸痛哭道：

“他要死了……我拿什么话去对叶秀可夫说呢？唉，你真倒霉！”

她向那发高烧的人弯着腰，对那变模糊的蓝眼睛看了一下。

她心里一阵酸痛。伸着手，轻轻地抚摩着中尉的蓬乱的鬃发。她用两只手掌抱着他的头，温存地低声说：

“我的蓝眼睛的小傻子！”

## 第七章

开场时，令人如入五里雾中，煞尾时便一目了然了。

银喇叭，喇叭上挂着小铃。

喇叭吹着，小铃发着柔和的碎冰似的声音。

“咕利一金、金、金。”

“咕利一利利，得亮母—得亮母—得亮母。”

喇叭吹着自己的特有的声音：

“嘟—嘟—嘟—嘟—嘟—嘟嘟—乌—嘟。

一定是进行曲，进行曲。当然哟，就是这阅兵时候常奏的那种进行曲。

广场，阳光透过绸子似的绿色的枫叶，斑斑地落到广场上。

乐队长指挥着乐队。

队长的背脊对着乐队站着，外套后边的开衩里伸出了一条很大的褐色的狐狸尾里，尾巴尖上嵌着一个小金球，金球上插着调音叉。

当演奏的时候，尾巴向四面八方摆动着，调音叉调着音律，指示着铜号和长喇叭，要是哪个乐师打一个呵欠——调音叉即刻就打到他额上了。

乐师们都尽心竭力地奏着乐，他们都是有趣的乐师。

兵士们都像兵士，有各团的近卫军。乐队也是综合的。

可是乐师们都完全没有口。鼻子下边是一片光平的地方。喇叭都插在乐师们的左鼻孔里。

右鼻孔留着吸气，左鼻孔吹着喇叭，因此喇叭的音调也是特别的、宏大而愉快的。

“预—预……预—备—敬礼！”

“敬—礼……托—托—托枪！”

“团！”

“营！”

“连！”

“右边每排成一个纵队……第一营开步……走！……”

喇叭：嘟—嘟—嘟。小铃：金—金—金。

上尉石畏慈穿着长筒漆皮靴，跳着舞，他的屁股绷得紧紧的，光平得好像火腿一样。脚在抽动着。

“勇敢的弟兄们！”

“万……岁！”

“中尉！”

“中尉！中尉见将军去！”

“哪一个中尉？”

“第三连的。郭鲁奥特罗见将军去！”

“中尉，你怎么这样丢丑呢？”

“嘻—嘻—嘻！……哈—哈—哈！”

“你疯了吗？……笑吗？……我叫你……你在同谁说话呢？……”

“呵—哈—哈！……你不是将军，你是猫，大人！”

将军骑着马。上半身俨然是一个将军，可是下半身长着两条猫腿。如果是良种的猫也还罢了——可是并不然。这是一只最平常的、杂种的、脱毛的灰猫，是在各家院子里、屋顶上乱跑的猫。

猫爪子紧紧抓着马镫。

“我把你送到法庭去呢，中尉！真是少有的怪事！”

近卫军里，一个军官的肚脐竟突然翻了出来！

中尉看了一下，发呆了。脐带是从围巾底下出来的，是一条细细的好像肠子一样的绿色的脐带，脐带尖端的肚脐，异常迅速地成离心运动地旋转着。他抓住肚脐，肚脐一滑就滑脱了。

“把他逮捕起来！背盟忘信的东西！”

将军的爪子从马镫里抽出来，张开爪子，伸着身子去抓他，爪子上带着银马刺，可是马刺上嵌小轮的地方却是一只眼睛。

是一只普通的眼睛。圆圆的、黄黄的眼球，这锐利的眼睛，直瞪着中尉的心窝。

眼睛亲切地使了一个眼色，说起话来，——不晓得是怎么的，眼睛本身说道：

“别怕！……不要怕！……终究会好的！”

一只手把中尉的头扶起来，他睁开眼睛，看见棕色的鬃发、瘦瘦的面孔和可爱的黄眼睛，就是刚才那副眼睛呵。

“你可把我骇坏了，可怜虫。陪你受了一星期的罪。想着我是出不去了，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岛上了，什么药也没有，也没人帮忙。光靠喝开水。起初你总是吐个不停……水也坏极了，咸得叫人受不了。”

这些温柔的、动人的话，勉强入到中尉的意识里。

他慢慢抬起身来，用呆呆的眼睛环顾了一下。

四面都是鱼堆。火在烧着，探条上吊着锅，锅里水在翻滚着。

“怎么回事？……这是在哪里？……”

“唉，你忘记了吗？不认识了吗？我是马柳特迦！”

中尉用细瘦的、透明的手拭了拭额颅。

他想起来了，无力地微笑着，低声说：

“是的……想起来了。鲁滨逊和礼拜五！”

“唉，你又说起胡话了吗？你老惦念着礼拜五！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了。日子完全都过糊涂了！”

中尉又微笑起来。

“不是日子！……是人名……有一部小说，叙述一个人船翻了以后，漂流到一个绝无人迹的荒岛上。他有一朋友，叫礼拜五。你从来没有看过这小说么？”他躺在皮衣上咳嗽着。

“没有……我看过好多小说，可是不知道这一部。你躺一下，静静地躺一躺吧，别吵闹。不然又会病了。我现在煮鱼去。你吃吃结实些。你差不多整礼拜除了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入口。你瞧你瘦成蜡人一样了，都要透亮了。躺着吧！”

中尉懒洋洋地闭着眼睛。清脆的声音，在他脑子里慢慢响起来。他想起了带着水晶小铃的喇叭，就低声笑起来。

“你怎么呢？”马柳特迦问道。

“想起了……当我昏迷不醒的时候，做了一个可笑的梦。”

“你在梦里大吵着！又是喊着口令，又是骂着……闹得天翻地覆！那时风在呼呼地啸着，周围一片荒凉，我一个人在这岛上陪着你，可是你还是昏迷不醒。真怕死人，”她冻得缩着身子，“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你怎么应付过来了呢？”

“就这样应付过来了。我最怕的是你饿死了。除了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剩下的饼子都用开水泡泡喂你吃完了。现在周围尽是鱼。可是那样咸的鱼，病人怎么能吃下口呢？呵，当

我看见你开始好转，看见你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心里就轻松了。”

中尉把手伸了一下。把那细细的、美丽的，虽然有点脏的手指，放到马柳特迦的胳膊弯上，轻轻地抚摩着说：

“谢谢你，亲爱的！”

马柳特迦脸红了，把他的手推到一边去。

“别谢吧！……值不得谢的。怎么办呢，照你的看法叫人死了吗？我是野兽呢，还是人呢？”

“可是你要知道，我是白党军官……是敌人呵！干吗还招呼我？自己的命还保不住呢！”

马柳特迦迟疑了一下，打了一个寒噤。把手挥了一下，笑道：

“哪里是敌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算什么敌人？我同你是命该这样的。没有一枪把你打死，我生来第一次打落空了，哦，我就招呼你一辈子吧。给，吃吧！”

她把锅端到中尉跟前，锅里漂着肥腾腾的琥珀色的干鲑鱼。透明的喷香的鱼块，发着一股可口的香气。

中尉从锅里捞了一块，狼吞虎咽地大吃着。

“就是咸得要命。简直咸得刺嗓子。”

“一点办法也没有。有淡水也好——可以泡一泡，可是也真倒霉。鱼是咸的——水也是咸的！真是倒霉又倒霉，发鱼瘟的！”

中尉把锅往旁边一推。

“怎么办呢？不想再吃了吗？”

“不。我吃饱了。你自己吃吧。”

“擱他妈的去吧！我一星期来都吃厌了。好像刺一样刺着嗓子。”

中尉用肘子支着头，躺着。

“唉……有支烟吸也好！”他苦闷地说。

“吸烟吗？早些说也好。口袋里还有谢明剩的一点烟末。有点湿，我把它烘干了。我知道你爱吸烟。吸烟人在病后更想吸呢。这不是，拿去吸吧！”

中尉很感动地接了烟布袋。他的手指都发颤了。

“你真可爱极了，马柳特迦！比保姆还好！”

“大概没有保姆你不会活吧？”马柳特迦冷淡地答着就脸红了。

“就是没有纸。我的最后一片纸，都叫你那位红的政委拿去了，烟斗也叫我弄丢了。”

“纸……”马柳特迦想了一下。

后来，她毅然决然地将中尉身上盖的皮衣揭过来，伸到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

她将小纸卷上的细绳解开，取了张纸给中尉。

“给你一点纸，拿去卷烟吸吧！”

中尉接过纸，细细看了一下。他抬起眼睛，望着马柳特迦。他眼里闪着莫名其妙的碧蓝的光辉。

“这是你的诗呀！你发疯了吗？我不要！”

“拿去吧，小鬼！你别伤了我的心吧，发鱼瘟的！”马柳特迦吵着。

中尉望着她。

“谢谢你！这我永远都忘不了的！”

他从纸角上撕了一小片，卷上烟草，吸着。他隔着卷烟里发出的一缕缭绕的青烟，远远地望着出神。

马柳特迦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突然问道：

“我看着你，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你的眼珠这样蓝？一辈子哪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简直蓝得同海水一样，跳到里边要淹死了。”

“不晓得，”中尉回答道：“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好多人都说是不平常的颜色。”

“对！……当我们刚把你俘虏来的时候，我就想道：他那一副什么眼睛呵？你的眼睛真危险呀！”

“对谁危险？”

“对女人危险。一见就钻到人心里了！真是撩人的眼睛呀！”

马柳特迦脸红起来。

“你这个鬼家伙！别问吧！你躺着吧，我去打水去。”

她站起身来，淡然漠然地掂起锅，可是，刚走过鱼堆，又高兴地转回身来，同从前一样说：

“我的蓝眼睛的小傻子！”

## 第八章

这里什么也不用解释的。

三月的太阳含着春意了。

蔚蓝的、天鹅绒似的阿拉尔海上的三月的太阳，用自己的炽热的嘴唇，温存地刺激着人的血液。

中尉出门以来，已经是第三天了。

他坐在鱼仓跟前，晒着太阳，用那愉快的、死而复生的、蓝得好像海水一样的眼睛，他仔细端详着周围。这期间，马柳特迦把全岛都走遍了。

最后一天晚上，她快快活活地回来了。

“我告诉你，明天搬家吧！”

“往哪儿搬？”

“往那里搬，不近呢，距这里约有八哩地。”

“那里有什么呢？”

“我找着了一所渔人的小屋。简直是一座宫殿呀！又干又结实，连窗子上的玻璃都没破。有一个炉子，多少还有些破碗碟、破壶——一切都能用的。主要的是有一张木床。不会再睡在地下了。最好咱们一下儿就搬吧！”

“谁晓得呢？”

“真是这样的！并且我还发现有东西呢！发现很不错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

“炉子后边有一个小储藏室。还藏有口粮呢，呵，那里剩得不多啦！有米和约半普特面。虽然有点坏了，可是能吃呢！大概是秋天暴风起的时候，渔人们慌慌张张地收拾着走，忘记带了。现在可以过活了——不用愁吧！”

第二天早晨，就到新地方去了。马柳特迦好像骆驼一样，背着东西在前边走着。一切东西都是她带着，一点也不让中尉拿。

“你算了吧！不然又会病了。自己要保重一点。你别担

心！我拿得动！我外面看来瘦，实际上结实着呢。”

正午的时候，到了小木屋了，打扫了雪，用绳子把脱了枢纽的木门绑了绑。装了满满一炉子的鲤鱼，烧起来，他们都带着幸福的微笑，围着炉子烘着。

“真走运……真是帝王生活呵！”

“你真能干，马柳特迦！我一辈子都要感激你！没有你，我怕活不成了。”

“显然的事，你这不搞体力劳动的人！”

她沉默了一下，在火上边搓着手。

“暖和倒很暖和……可是咱们将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吗？等着吧！”

“等什么呢？”

“等春天，已经不久了。现在是三月半。大约再过两个星期——渔人就会来运鱼的，那时我们就有救了。”

“有救才好呢！不然，光吃鱼和坏面，咱们是活不久的。支持两个来星期，再不动就非死不可了，发鱼瘟的！”

“你这发鱼瘟的是一句什么口头语？是哪儿来的？”

“这是我们阿斯特拉汗的家乡话。渔人们常说的，是骂人话。我不骂人，不过有时心烦的时候，就这样骂一句来畅快心。”

她用探条拨了拨炉子里的鱼，问道：

“你对我说过，你要给我说一个荒岛和礼拜五的故事……与其白坐着，不如说吧。我很爱听故事。从前好多孩子们都常聚到老婆婆顾尼哈家里，听她说故事。她大概有一百岁了，或许还大呢，她还记得拿破仑呢！当她说起故事的时候，我

一下不动地坐在墙角里。我打着颤，只恐怕放过一个字。”

“你叫给你说鲁滨逊的故事吗？大半我都忘了。我看过很久了。”

“你想一下吧。想起多少就说多少！”

“好吧。尽量想着说吧。”

中尉半闭着眼睛，想着。

马柳特迦把皮衣铺到床上，坐到炉子跟前的墙角里。

“来，来坐到这里吧！这角里暖和些。”

中尉去到墙角里。炉子发着令人愉快的热气。

“哦，你怎么着呢？开口吧，我忍不住了。我很爱这些故事。”

中尉用双手支着下巴。开始说：

“在利物浦城里有一个富人，他的名字叫鲁滨逊……”

“这城在什么地方呢？”

“在英国……有一个富人鲁滨逊……”

“等一等！……你说是富人吗？为什么所有故事里说的都是关于富人和皇帝呢？为什么都不提穷人呢？”

“不晓得，”中尉踌躇地答道，“我从来不曾想到这个。”

“大概这些故事都是富人自己写的吧。这反正同我是一样的。我想作诗，可是没有学问作。要叫我来写穷人的话，倒可以写得挺不错呢。不要紧。我学一学再去写吧！”

“是的……这位鲁滨逊就想着周游世界，瞧瞧世界上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于是就坐上一只大帆船出发了……”

炉火劈劈啪啪地燃烧着，中尉扯着悠扬的音调说着。

他慢慢儿想着，尽力详细地说着。

马柳特迦听到故事的最有力的地方，呆呆地、呵呀、呵呀地连声称赞着。

当中尉说到鲁滨逊的船翻了的时候，马柳特迦轻视地耸着肩，问道：

“怎么办呢，除他以外全都淹死了吗？”

“是的，都淹死了。”

“他们的船长一定是个傻子，或者是在船翻以前，他喝酒喝得不省人事了。事实上，我不相信一个好船长会把一船人的命这样白送了的。比方，这次在里海上我们失事的时候，才死了几个人，顶多淹死了两三人罢了，其余的人都活了。”

“为什么呢？我们的谢明和韦黑儿都淹死了。那么，这就是你这个船长不好，或者船翻以前你喝醉了吧？”

马柳特迦大吃一惊。

“你真会赖，发鱼瘟的！哦，往下说你的吧！”

当说到礼拜五出现的时候，马柳特迦又打断他的话说：

“就因为这你才给我叫礼拜五的吧？你仿佛就是鲁滨逊本人了吧？我说礼拜五是黑黝黝的？是个黑人吗？我见过黑人呢。在阿斯特拉汗马戏院见过的。好多汗毛呵，嘴唇可真棒！脸真怕人！我们跟他跑着，用衣衿叠成猪耳朵，叫道：‘给你猪耳朵吃吧！’他气极了。扔着石子打我们！”

说到海盗袭来的时候，马柳特迦用炯炯的眼睛望着中尉：

“十个人来攻一个人吗？真无赖，发鱼瘟的！”

中尉说完了。

马柳特迦带着幻想的神情，缩着身子，紧靠着他的肩，带着微睡的样子哼道：

“真好。大概你知道好多故事吧？那你每天给我说一个故事好了。”

“怎么办呢？难道你喜欢吗？”

“很好，简直使我发抖。晚上就这样来消遣吧。这样光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中尉打了一个呵欠。

“你想睡吗？”

“不……我病后身体弱了。”

“唉，你这虚弱的人！”

马柳特迦又抬起手来，温存地抚磨着中尉的头发。他惊奇地睁着蓝眼睛望着她。

他这一看，把马柳特迦心里的情火煽起来了。她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伏到中尉的枯瘦的脸上，用自己的发粗的干嘴唇，在他那没有剃的硬髭胡上，紧紧地吻着。

## 第九章

这里证明着对于人的心虽然没有定律，可是人的生存仍然决定着人的意识。

近卫军中尉郭鲁奥特罗，本来应该是马柳特迦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了。

可是却成了她处女的爱簿上的第一名了。

在马柳特迦的心灵里对于中尉，对他那细细的双手，对他那温和的声音，尤其是对他那双非常蓝的眼睛，发生了温柔的情爱。

由于他这双眼睛，由于他这双蓝眼睛，人生都光辉起来了。

那时她忘却了愁煞人的阿拉尔海，忘却了令人欲呕的咸鱼和坏了的面粉，对那岛外的沸腾的人间生活，起了无端的怀念。白天做着照例的事情，烙着饼子，煮着讨厌的、把牙床都吃烂了的干鲟鱼，间或出去到岸上望望，看那一心期待的船帆，有没有好像鸟一般地振翅飞来呢。

晚上，当夕阳从那微有春意的天空沉下去的时候，她躲在床角上，缩着身子，温存地紧紧贴着中尉的肩膀，听着故事。

中尉讲了许多故事。他会讲着呢！

时光好像缓缓的、油呼呼的波浪似的逝去了。

一天，中尉坐在小屋门坎上，晒着太阳，望着马柳特迦的习惯的飞快的手，刮着一条肥腾腾的鲤鱼的鳞，他耸了耸肩，眯缝着眼说：

“哼……多没意思，真讨厌极了！……”

“你说什么呢，好宝贝？”

“我说没意思……整个人生都完全没意思。什么良知、理想，都是废活！都是地形测量图上的一个符号罢了。近卫军中尉吗？……这近卫军中尉算什么呢？我要生活，我活了二十七岁了，可是实际上我看我完全没有活过。挥霍了大堆金钱，风尘劳碌地到各处去追求理想，可是那空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要命的烦愁，在心里把一切都榨干了。我想，——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最美满的日子，将在这愁煞人的大海中间的愁煞人的沙岛上度过——那我无论如何是不信

的。”

“你说的是什么日子呀？”

“最美满的日子。不懂吗？这怎么才能说得叫你懂呢？哦，就是这样的日子，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不觉得自己同全世界是处于敌对的地位，而是你完全溶化到这样的，”他宽宽地开展两臂，“宇宙的大自然里，感觉到我现在是和它不可分地溶在一起。它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比方这白浪呼呼地呼吸着，这不是白浪呼吸的，这是我呼吸的，这是我的精神，我的肉体。”

马柳特迦放下刀子。

“你说的是有学问人的话，有些字眼我不全明白。可是我简单地说呢——我现在是幸福的。”

“话的说法各有不同，而结果是一样的。现在我觉得，——最好是不要离开这赤日烁金的愁人的沙岛，哪儿也不去，永远留在这里，过着兽一般的快乐的生活。”

马柳特迦凝视着荒沙，仿佛在想着什么心事似的。抱歉地、温柔地笑起来。

“不……得了呢！……我不愿留在这里。将来会把人懒坏了的。连自己的幸福也没法给人看的。周围都是死鱼堆。最好渔人早点来打鱼吧。转眼就到三月底了。我怀念着活人的生活。”

“难道我们这不是活人的生活么？”

“活人倒是活人的，可是面粉只够吃一星期了，并且是坏了的，要吃下病的，面完了吃什么呢？并且，你妈妈想一想吧，亲爱的，现在不是袖手享乐的时候。那里我们的人都在

流血斗争呢。每一只手都有用的。这样，我不能安然无事地享受着。我不是为了这才宣誓投入红军呢！”

中尉吃惊的眼睛冒着火。

“你怎么呢？你还想去当兵吗？”

“不当兵会怎么办呢？”

中尉不作声地从门坎上揭下一块干木片，在手里转动着，懒洋洋地、慢腾腾地说道：

“真是小怪物！我想要告诉你，小马柳特迦：这些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真讨厌死了。多少年的流血和仇恨呵！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当兵的。当年我也曾有过人的好生活。欧战前，我是一个大学生，是研究语言学的，终日埋头到我的最亲、最爱、最忠实的书堆里。我有好多书。我房间的三堵墙，一直到顶都摆满了书。晚上，窗外对彼得堡的雾常常好像要抓人吃的湿溜溜的兽爪一样的可怕，可是我房间的炉子生得暖暖的，电灯上罩着蓝色的灯罩。坐在安乐椅上看着书，心里感觉到仿佛现在似的，万虑俱忘了。心花怒放着，甚至花的轻微的颤动都能听得见呢。心花开得仿佛三春碧桃一般的可爱，你明白吗？”

“哼，”马柳特迦警惕地答道。

“可是倒运的日子来了，这些都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现在我还记得那天的。我坐在别墅的露台上，看着书，就是看的书也还记得呢。那是斜阳西沉的晚上，血红的晚霞，在天空流散着。我父亲从城里搭车来了，手里拿着报，他很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就像水银似的死气沉重的……那就是战争。这是可怕的、血淋淋的，好像血红的晚霞

似的一句话。父亲又补充说：“你听着吧，你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响应着祖国的第一声号召参军去了。我希望你，我呢？……”他没有白希望的。我离开了书本。那时就忠心耿耿地去……”

“怪极了！”马柳特迦耸了耸肩，嚷着。“怎么办呢？比方说吧，要是我的老子喝醉了酒，把脑袋往墙上碰，那我一定也要照样往墙上碰吗？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事。”

“是的……这你是不能明白的。你的头上从来不曾压过这样的大帽子：名望、门第的荣誉、天职……这些我们从来是珍贵的。”

“这该怎么办呢？……我对我的死老子也是很爱的，可是如果他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酒鬼，那就不应该跟他学。拉倒你祖宗的蛋吧！”

中尉歪着嘴，恶意地笑了一下。

“不拉倒。战争把我断送了。用我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活生生的人的心，沉没到全世界的脓包似的、污秽的混战里了，革命起来了。我相信它就同相信我的未婚妻一般……可是它……我当军官的时候，没有拿手指弹过一个兵士，可是他们在戈美尔车站上把我捉住，撕了我的肩章，唾了我一脸。为了什么呢？我逃跑了，逃到乌拉尔。我还相信祖国。我又去为被蹂躏的祖国而战去了。为雪那撕我肩章的耻辱而战去了。我打了一些仗，于是就看见无所谓祖国。至于为了肩章去拼命是划不来的。于是我就想起来真正的、惟一的、人类的祖国就是思想。我想起自己的书籍了，我想去埋头到书里边，向它们请罪，同它们在一起生活。”

“真的吗？……地球都要裂成两半了，人都在寻找着真理，都在鲜血里受着苦难，可是你却好吃懒做，坐在炉子跟前看故事吗？”

“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尉气愤愤地跳起来叫着。“只知道一点：我们是在世界的末日过生活的。你说得对：‘地球要裂成两半了。’是的，叫它裂去吧，叫这老家伙裂碎了吧！整个儿都把它毁了吧，连根带叶地把它都拔去吧！空虚得要毁灭了！从前这地球是少壮的、丰富的、不可限量的，它用自己的新地和无穷的富源诱惑着人。完蛋了。再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人类的一切心机都用到怎样去保持那所积累的财富，怎样去苟延残喘地再延长几世纪、几年、几分钟。技术都是些死的数字。就是那被数字糟踏得失掉创造力的思想，也总在打算着如何去绝灭人类。他们为了要更长久地把自己的肚皮填饱，把自己的腰包装满，于是就要更多地绝灭人类。滚他妈的吧！……除了自己的真理以外，什么真理都不要了。得了。我对这事情要洗手了！我再也不愿把我的手弄脏了！”

“你是爱干净的人吗？是不劳而食的人吗？为了你让别人去替你做肮脏活吗？”

“是的！让他去吧！让他妈的去吧！别人——谁高兴干就让他干吧。你听着，小马柳特迦！咱们一从这儿出去，就到高加索去吧。在那里，在苏胡明附近，有我一所小别墅。我一到那里，就埋头到书里，其余什么都不管了。过着安闲幽静的生活。什么真理我再都不想了——只要安闲。你也可以去读书了。你不是说想要读书吗？自己埋怨说没有学问。这你可读书吧。一切我都替你办。你从死里把我救了出来，这

是我永远感念不忘的。”

马柳特迦猛然跳起来，话头好像刺似的说：

“那么，我是这样来理解你的话的，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当人们正在为着自己的真理去拼命的时候，叫我陪你在温柔乡中过生活，吃着那每块都浸着人血的果子糖吗？是这么样吗？”

“干吗你这样粗暴呢？”中尉愁闷地说。

“粗暴？你这是甜蜜、温柔吧？不，你等着吧！你骂了布尔什维克的真理。你说你不愿知道它。可是你曾经知道过它吗？你知道它的实质是什么？你知道它是用人的汗和泪浸透了的吗”

“不知道，”中尉无精打采地说，“我只奇怪你这个姑娘竟学得这样粗暴。”

马柳特迦手叉着腰，说：

“我同这样的人来往真是耻辱。你真是软体动物，讨厌的小湿虫！小马柳特迦，咱们去到那温柔乡中过生活，过那安闲清静的生活吧，”她嘲弄道，“叫别人去下力种田地，可是你呢？唉，你这小狗崽子！”

中尉发起火来，倔强地咬着薄嘴唇。

“你敢骂……你别忘了……无赖种！”

马柳特迦走到跟前，抬起手来，照那憔悴的没有刮的颊上，给了他一个耳光。

中尉急忙闪开，发着抖、捏着拳头，唾了一口，断断续续地说：

“幸亏你是女人！我恨你……你这败类！”

于是就躲到小屋里去了。

马柳特迦不知所措地对那又痛又痒的手掌望了一下，挥着手，不知对谁说道：

“这样坏脾气的人！唉，你这发鱼瘟的！”

## 第十章

这里，中尉郭鲁奥特罗听见地球毁灭的轰隆一声，作者就把收场的责任卸却了。

吵嘴以后，中尉和马柳特迦三天没有说话了。

可是在这岛上，谁也离不开谁的。于是春光就给他们和解了。

明媚的春光，带来了和睦的温暖。

春日好似金蹄一般，把岛上薄薄的雪甲，早已踏破了。这岛在浓浓的暗玻璃色的海面上，成了松软的、鲜黄的、金丝雀色的了。

正午的时候，沙热得烫手，挨着它就觉得痛。

被和风吹得干干净净的太阳，好像金色的火轮似的，在晴空里显着威风。

由于这蒸晒的太阳，由于这呼呼的风以及开始折磨起人的坏血病，他俩的身体完全弱起来了。那时顾不着吵嘴了。

他俩整天躺在岸边的沙滩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玻璃色的海水，用红肿的眼睛寻觅着船帆。

“我再忍不下去了！如果再等三天没有渔人来——我一定

要用枪把自己打死！”马柳特迦仔细看着碧蓝的冷静的大海，绝望地呻吟着。

中尉轻轻地啸着。

“你称我是软体动物、是湿虫，现在你可服了吧！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忍受一点吧！你只有去做土匪头的一条路！”

“你干吗想起旧事呢？真爱挑剔！过去就算了吧。我骂你，因为值得骂。我心里发火，是因为你是一个废物，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这对我是很难过的！你可把我连累坏了，可把我磨苦坏了，你这蓝眼睛的小鬼。”

中尉哈哈大笑着，仰天躺在灼热的沙地上，腿脚乱踢着。

“你怎么了？发傻了吗？”马柳特迦翻过身来。

中尉哈哈大笑着。

“喂，你这疯子！你说吧！”

可是当马柳特迦的拳头没有打到他腰里的时候，中尉还不安生呢。

他起来，试了眼眶里可笑的泪珠。

“喂，你笑什么呢？”

“小马柳特迦，你真是一个好姑娘。谁见你都会乐起来呢。死人都会跟你跳舞呢！”

“怎么办呢？照你说来，最好是像水上漂的一根木头，晃晃荡荡，两边都不着岸吗？你自己糊涂，叫别人也讨厌吗？”

中尉又嘻嘻地笑起来，照马柳特迦的肩上拍了一下。

“祝福你，皇后，我的女英雄，我的可爱的礼拜五。你把我扭转过来了，你给我注入了生命的长寿剂。照你的话说来，

我不再像水上漂的一根木头似的，东摇西晃了。我自己看到我  
现在也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呢，还早着呢！不，还要活下去，  
还要咬牙切齿，好像狼一样去咬他们，叫周围都知道我们还在  
干呢？”

“怎么办呢？难道实际上你真聪明了一点吗？”

“聪明了一点了，亲爱的！聪明一点了！谢谢你把我教会了！  
如果我们现在坐下读书，把世界完全交给你们管理，那我们会  
作出多少坏事来呢？不，我的亲爱的小傻子，当……”

他呛了一下，把话中断了。

那极蓝极蓝的眼珠，死死地盯着地平线，眼里闪着狂喜的  
火焰。

他伸着手，用颤抖的声音低声说：

“帆。”

马柳特迦的心里好像受到一下冲击似的，把她撞得跳起来，  
于是就望见：

在远远的蔚蓝的地平线上，有一个白色的小点在闪烁着、  
微颤着、摆动着——这是迎风飘动的船帆。

马柳特迦用两只手掌紧紧按着自己的颤抖的胸脯，眼睛死死  
地盯着那飘动的白色的小点，还不相信那就是长久期待的船帆  
呢！

中尉跳到她身旁，拉住她手，把她的手从胸脯上拉下来，  
牵着马柳特迦绕着自己转着、跳着舞。

跳着，高高地抬着穿着破裤子的两条细腿，用尖细的声音  
唱道：

蔚蓝的雾海上，  
孤帆儿微微飘荡……  
砰—砰—磅—磅，  
孤帆儿迎风飘荡！

“得了吧，你这傻子！”马柳特迦快活地喘着气，挣脱开来说。

“小马柳特迦！我的亲爱的小傻子。我的皇后。救星来了！咱们得救了！”

“鬼东西，小疯子！大概现在你自己也想离开这荒岛，到那人间生活里去吧？”

“想，想！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想去！”

“别忙！……应当给他们一个信号，打一个招呼！”

“为什么要打招呼？他们自己会来呢！”

“可是，如果他们要往别的岛上去怎么办呢？这儿岛多着呢！或许他们从旁边过去不上来呢，到屋里把枪拿来！”

中尉跑到屋里。高高地向上抡着枪，跑出来。

“别瞎闹。”马柳特迦大叫了一声，“快连放三枪！”

中尉把枪托顶住肩膀。震耳的枪声把四周的沉寂都冲破了，每放一枪的时候，中尉都摇晃一下，现在他才明白自己的身体弱到什么地步了。

船帆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得见了。这是很大的、粉黄色的船帆，它像愉快的鸟的翅膀一样，在海上飘展着。

“谁知道这是什么船呢！”马柳特迦仔细望着，抱怨着说，“这是什么船呢？不像渔船，的确不错的船。”

船上听见了枪声。船帆摆动了一下，换了方向，侧着船

身，一直向岸上驶来了。

一个穿着黑蓝衣服的矮小的身个，从粉黄色的船帆下站了起来。

“不是别的，大概是营业的巡逻船。只是不明白在这时候谁还来巡逻呢？”马柳特迦低声嘟哝着。

大约相距五十来丈的样子，船又使起左舷风来了。船尾上一个人站起来，用双手作成传声筒的样子，叫起来。

中尉打了一个颤，把枪向沙地上一摔，扑上前去，打了两个箭步，就一直跳到水跟前，伸着两手，发疯一样大叫起来：

“乌拉！……我们的！……我们的！……快些，先生们，快些！”

马柳特迦的眼光死死盯着船，就望见……舵柄跟前坐的人，肩上的肩章闪着金光。

她像受惊的抱母鸡似地扑上去。

记忆好像闪电似地在她眼里闪了一下，对她启示了：

冰……蔚蓝的水……叶秀可夫的面孔和他的寄语：“要是万一遇见白党的时候——不要拿活的交给他。”

她呵呀了一声，咬着嘴唇，拾起摔了的枪。

她用绝望的声音大喊道：

“哎，你……这白党坏蛋，向后来！……我对你说，叫你向后来，鬼东西！”

中尉挥着手，站在一脚脖深的水里。

突然间，他听到在火与风暴里，地球毁灭的震天动地的、庄严的轰隆的一声，在背后响起来。他还没来得及明白这是

怎么一回事，——往旁边一闪，想摆脱这灾祸，可是这地球毁灭的轰隆声，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听见的最后一声了。

马柳特迦望着倒下去的人。

中尉的头倒在水里。鲜红的血浆，从打碎了的脑壳里流出来，在油呼呼的玻璃色的海水里散开来。

马柳特迦向前走去，弯下腰，丢了枪，撕破了胸前的衣襟。

她跪到水里，想把打碎了头的死人搬起来，她忽然倒在尸体上。

“我干吗了呢？你醒醒吧，我的心爱的蓝—蓝—眼—睛的！”

船驶到沙岸上了。船上的人都呆呆地望着。